



舞文 相融

北京舞蹈学院
中国民族民间舞系
教师文选

上册

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系 编

上海音乐出版社

文舞 相融

北京舞蹈学院
中国民族民间舞系
教师文选
上册

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系 编

上海音乐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舞相融——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系教师文选 / 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系编. —上海: 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4. 9

ISBN 7-80667-652-X

I. 文... II. 北... III. ①民族舞蹈—舞蹈艺术—中国—文集②民间舞蹈—舞蹈艺术—中国—文集 IV. J7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7448 号

责任编辑 黄惠民

装帧设计 陆震伟

封面题字 彭 松

北京舞蹈学院“十五”规划教材编务小组

组 长 周 元

成 员 徐正萍 李红梅 许 锐 刘 冰 宋淑梅 程 宇 朱 莹

执行编务 王 昕 刘建芳

文舞相融——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系教师文选

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系编

出版发行 上海音乐出版社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南京理工排版校对有限公司照排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 960 1/16 印张: 77 字数: 894,000

印数: 1—4,100 套

书号: ISBN 7-80667-652-X/J·613

定价: 128.00 元(共三册)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6500949

仅以此书献给

为中国民族民间舞事业辛勤工作的人们

序 一

彭 松

2004年九月一日,不是一个寻常的日子,它是北京舞蹈学院五十周年光辉的节日。北京舞蹈学校自1954年诞生以来,就是国家的一颗明珠,受到百般珍爱与呵护。今天,它已从一棵幼苗,成长为参天大树,果实丰硕、繁花似锦,名闻于世界舞坛,为国家赢得了声誉。

我是一个耄耋之年的舞者,逢此院庆盛典,感到无比荣幸,仅以最虔诚的敬意祝贺学院与时俱进、青春永驻。

在五十年前的1952年底开始为中国民间舞课准备教材,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一段时光。一支小分队去安徽,盛婕(领队),彭松、李正一,向艺人老师学习花鼓灯,又滚、又翻、又歌、又舞,四个月回北京向欧阳予倩汇报,我和李正一表演了小花场;还记录了一本《花鼓灯》场记。2003年,蚌埠文化局为花鼓灯陈列馆要去,如获至宝。他们说:这是花鼓灯最早的一本记录老一辈艺人的场记。1953年夏,小分队作了扩充,增加了朱萍、王连城、罗雄岩等,到东北搜集东北秧歌,十个月后回到北京参加教员训练班的学习,增加了李正康、许淑媛、陈春绿等。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整理出藏族、维吾尔族、朝鲜族、汉族四个民族民间舞教材,保证了舞校六个年级同时开课。从此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在中国舞蹈教育史上稳稳地占了一席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与中国民间舞系心心相联。今天学院的中

国民间舞系,已令人刮目相看。它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教师、教材、教法、科研,以及培养英才、创作舞目诸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既继承了传统,又跟上了时代,继往开来,展示出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才是中国舞蹈真正的“标帜”,为学院争得了荣光。

为纪念舞院五十周年院庆,系里把历年所发表的论文集成一册,是为献礼。遵嘱为序,并表衷心同喜。

2004年4月

序 二

北京舞蹈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王国宾

中国民族民间舞专业是北京舞蹈学院建校时期的三大专业之一(中国古典舞、中国民间舞、芭蕾舞),也是学院现在的重点学科之一。新中国第一个系统的民间舞教育体制在这里开始,新中国第一批民间舞教员也在这里诞生,他们今天已经成为中国舞界的知名教授,如盛婕、彭松、李承祥、罗雄岩、许淑媛、王连城、李正康等,从专业初创时的蹒跚学步到今天学科规模化发展的大步流星,从一个分支专业到1987年创建独立的中国民间舞系,可以说北京舞蹈学院的中国民间舞学科为中国民族民间舞事业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学科长期发展总结出的教材、设定的教学大纲与教学计划,已经成为中国民族民间舞学科教育体制的典范,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多年来学院的民族民间舞学科所取得的成绩与学科的全面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不仅培养了大量优秀表演人才,创编了大批优秀剧目,而且还对教学思想与教学经验进行了深入的总结。许多教师在繁忙的教学之余,将自己学习与工作的心得体会进行总结并撰写成文章。作为专业教师,在实践中不忘理论总结,这是非常可贵的,也是学科更深层次发展的思想动力。遗憾的是,这些理论文章大多都散落在不同的书籍与资料中。随着时间的流逝,资料的丢缺

以及人员的流动,一些宝贵的思想与具有实践价值的经验总结,也慢慢地被遗忘了。因此,收集这些宝贵的民间舞学科理论文章并汇编成册发行,不仅对我院的民族民间舞学科建设是个促进,相信对全国的民间舞教育事业,也会起到交流经验、共同发展的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的民族民间舞蹈有上万余种。因其自身本土文化性与历史延续性的特征,可以说它沉积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反映了各民族人民的真实生活,因而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在今天全球化的背景下,它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族群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之一。弘扬中国民族文化是我们的义务,办好中国民族民间舞教育是我们的责任。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学科建设就必须根据学院的整体发展目标来进行,即将学院建成高级舞蹈文化人才培养基地,舞蹈文化的科学研究基地,舞蹈优秀作品创作基地。学院在学术科研上不仅是提倡,同时还要加大投入,使学院在全国舞蹈教育学术领域始终位于前列。这本论文集的出版是一件好事,是我院转变教育思想,从教学型向教学研究型舞蹈学府迈进的具体体现。

论文集借学院 50 周年院庆之时推出,是中国民族民间舞系为北京舞蹈学院献上的一份厚礼,是对院庆工作一个强有力的配合。希望全院教师在师承前人、启蒙后人的同时,将这种对传统文化认真负责的态度,以及创新发展的追求进一步发扬光大。也期盼今后会有更多的论文结集出版,为北京舞蹈学院的发展,为中国舞蹈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2004 年 7 月

序 三

北京舞蹈学院硕士生导师

吕艺生 教授

北京舞蹈学院民族民间舞于1987年建系,但它的前身——民间舞教研室早在1954年舞蹈学校建校初期就成立了。作为一个学科的形成,并非一定与行政机构同步。可以说中国民族民间舞从民间走向课堂,完全是适应它走向现代舞台的需要。从这一点来看,发生在1946年的边疆音乐舞蹈大会确是它最原宗的起点。本书作为该系教师论文选集,以边疆音乐舞蹈大会为起点是非常有道理的。

由北京舞蹈学校首任校长戴爱莲先生领导的边疆音乐舞蹈大会,确是中国当代舞史中极为重要的一页。可以说,那是一次壮举。首先,它划时代地将中国纯粹的民生艺术,推向大雅之堂,成为现代舞台一个庞大的舞蹈系统,让城市民众领略了乡下人的艺术创造力。其次,这一活动让中国当代艺术家大开眼界,看到了一种质朴而鲜活、生命力极为旺盛的本土艺术,从而找到了自己的艺术之源。今天的艺术家和民众已经无法想象,刚刚经受抗日战争洗礼的中国人看到这种民族舞蹈时焕发出爱国激情的情景。一种民族民间舞怎会有那么大的力量。再次,民间舞进入城市现代舞台在外国也才始于30年代,这让中国艺术家紧紧跟上了国际脚步。

我始终以为,这一历史是从事民族民间舞的人永远不能忘怀的。我想这也是这本文选如此开章的本意吧。

我们在文选中看到了不少今人所不太熟悉的名字,其中选文最多的人当属彭松,他原名赵晖哥,是北京舞院首任民间舞教研室副组长,(组长盛婕)。还有许淑嫒、罗雄岩、刘恩伯、朱萍、李正康等,他们为这个学科作过重大贡献。其中许淑嫒是从理论到实践做得最深入的人,她在将原素材化作教材的过程中所作的贡献,够得上几辈人去享用了。

在舞蹈学校建立前,他们实际上已为该学科的创建在作准备。选集中收入的彭松老师的前三篇文章,就是在校建前发表的。第一篇记述的是1945年在川康采风时的情景,第二篇介绍的是戴爱莲先生的舞蹈教学活动,而第三篇关于大秧歌的文章是登在中央戏剧学院1950年第一期学报上。可见,民族民间舞的田野调查与采风不仅是它的传统,而且一开始就重视理论总结和文字记录。

在文选作者中,我们看到了李承祥的名字。是的,他在从事芭蕾舞编导前是民间舞教师。本人在校期间的藏舞,就是他亲授,他教的“库马拉”伴了我们一辈子。

上面提到的那批人,是北京舞蹈学院民间舞学科的创始人,是建校初期的师字辈。后来,就是马力学、刘友兰、贾美娜以及潘志涛等,虽然他们有过一时的“断代”,但他们通过自己的教学很快就填补了这一历史空白,呈现出一个巨大的凤尾形。还有很多新名字已为我所不熟悉,可见这是一支越来越壮大、越来越雄厚、至今仍在不断扩大的队伍。

仅就现在选进的文章就达二百篇,洋洋洒洒九十多万字。这是一笔多么巨大的财富啊!

如同回顾边疆大会一样,今天重读那些老文章,令我吃惊的是,我们当今思来想去的问题,甚至争来争去的事,老一辈不少已经都思考过了,有的他们已经做出过结论。他们的某些看法,闪现着耀眼的智慧之光,今人只是由于不能集中、及时读到他们的论文,才浪费时光去重复前人做过的事。民族民间舞系这本文选的出版,无疑解决了我们这一缺憾。可以说,这本文选是民族民间舞学科建设的一部辞书,不时翻翻会大有裨益。

本人是北舞早期毕业生,亲耳聆听过本书一些老专家的教诲。毕业时若依校领导意见留校,也会被留在该学科,如若那样,今天本人的文章也可收进文选了。命运让我在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比赛时表演的是古典舞,毕业又返回大东北,失去了一个身份。然而,我却总感到自己是近距离面对民族民间舞,因此愿以一个历史见证人的身份,为这本文选增添一个注脚。

值得再说一句的是,这里仅是北京舞蹈学院民族民间舞系范畴的有关论文,北京舞蹈学院其他学科有关民间舞的论述不在其内,与北舞并列的中央民族大学、解放军艺术学院以及各省、自治区舞蹈教育机构,那里还有众多从事民族民间舞教学与研究的人员的成果,尚未在搜集之内。可见,在中国从事民族民间舞这一学科的队伍,已经相当可观,民族民间舞的事业前景无限。

民间,在任何时候都是舞蹈艺术滋生的源地;民间舞,在任何时候都堪称舞蹈艺术之母。

让大家共同努力,推进这种艺术健康发展。

2004年7月

序 四

北京舞蹈学院硕士生导师

潘志涛 教授

北京舞蹈学院建院 50 周年之际,中国民族民间舞系推出《文舞相融》教师论文选集。这是件有历史价值的事。从舞院有民间舞教研室开始,组长盛捷、彭松老师,一直到今天刚毕业留校的青年教师,可以说民间舞精神确实是代代相传、血脉相连。今天,中国民族民间舞系收集了自建校以来的民间舞(科)系教师的各类著文,计有 90 余万字,可谓洋洋大观!这实在是一件旷世未有的大事情。名不见经传,俗不登大雅的民间舞,居然也有这许多文字面世,足见俗也有雅的一面。

其实,从事民间舞的人不太多写字,也不太多说话,但特点是活跃,欢实,做人,做事都一任热情四射,后果也不大去计较。任何场合有他们在,一定热闹。所以,会有人批评民间舞不像古典舞,但也幸好不像,否则这世界就单调了。

正因为民族民间舞的这点热诚和生气,才有了民间舞学科这蓬勃发展的局面。当然,写文章、著书立说不是图热闹、凭热情便可以成气候的,那是一定要谨慎而冷静的。除此,更重要的一点应该是言之有物、说之有道。民间舞人虽不善辞令,但写出来的文章掷地有声,鲜活有趣;不说力透纸背,确是惜字如金,且多有可圈可点之处。

我在任十年,着力推出了几台民间舞的专场节目,以图证明民族民间舞学科存在之必要。明文军在任的几年中,就有了一本教材与教法的教科书和两本本科毕业论文集,总结了自有民间舞系成立以来的教学成果,还因此荣获国家教学科技成果二等奖,北京市教学科技成果一等奖,零被突破。以后便一发不可收,赵铁春继任民间舞系,仅2004年一年就有四五本书同时刊行,这个进步就大了。长江后浪推前浪,后生可畏啊!

有了这种进取的态势,更凭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所奠定下的基础,相信中国民族民间舞事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必将有着无比广阔的空间。十年前、二十年前,都曾有过一拨儿轻狂的人预言民间舞是要灭亡的,他们是不会想到有今天这一刻的。走自己的路,一直走到全中国的人都自信地说那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民族舞蹈艺术,是我们引以为豪的文化。我深信: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文化与教育事业将继续下去,与亿万人民同在,与日月山川共存。

2004年7月

序 五

北京舞蹈学院硕士生导师

明文军 副教授

角色转换是人生经常碰到的问题。在对学生进行入学教育的第一课上,总要谈到:尽快完成从一个中专生或一个社会自然人向一个大学生——一个舞蹈大学生的角色转换。

中国民族民间舞系在建校 50 周年之际,推出这本文集,收进了学科 50 年来老、中、青三代教师们的文章,我以为这又是一个角色转换的起点。

多年来,我们一直是作为技术层面的教师,在做着培养单一类型舞蹈者的工作,直到明确了“表教合一”的培养目标后,才有了对复合型人才培养的追求与举动。H 型——复合型舞蹈人才的培养问题其实早在十余年前就由吕艺生教授提出了,但作为去实施这一目标培养的主体力量——教师,是否具备了对复合型人才目标的认知和认同呢?尤其是这些在单一类型的教学环境中“磨练”出来的教师们,是否能摆脱单一教育模式的束缚而成为自觉的复合型人才成长的楷模与引领者?

毋庸置疑,对已掌握的操作层面的技术本身(例如通过“教师进修课”等手段)进行再钻研,是做好一个专业课堂中的舞蹈教师的前提。但加强理论素养,加强对舞蹈本身的文化内涵,尤其是民间舞蹈所必然涉及的民俗学、人类学、文

化学、民族学等方面的深度探索,肯定也应该是舞蹈教师们找准与充实中国民族民间舞学科建设与发展之路的重要教研环节。

此次中国民族民间舞系出版此文集的目的,就是按照学院办学类型定位——教学研究型——所提出的要求,为我们的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构筑起从单一技术教学层面的角色向艺术研究型的角色进行转换的学术前沿。

2004年8月

戴爱莲先生 1946 年在边疆音乐舞蹈大会上的讲话

发展中国舞蹈第一步

中国有舞蹈的历史,但要找出千年以前正确的细节却相当困难,我们只读到历史上有舞蹈这回事,而关于舞蹈的更多事实只好从塑像、壁画、版画等遗迹中去想象了。

大概唐末以后,舞蹈由盛行而渐趋衰退,也可以说当它被新兴的歌剧并吞以后,它就中止成为独立的艺术了。歌剧里的身段手势,很明显的就是舞蹈动作。

照我国广大领土而论,今天的中国舞蹈是比较贫乏的。中国的人口主要是由汉族所组成的,假使我们要看看汉族的舞蹈或类似舞蹈的东西,第一是歌剧里面的剧舞;第二是存在于北方民间的跳秧歌,(这种形式的舞在已解放的区域里正在普遍地复兴)属于土风舞;第三是新年里龙灯舞,舞狮子,属于节气舞;第四是和尚道士为丧家超度作道场,可以算是典礼舞。

除了剧舞,上面所提的几种舞蹈,是极简陋的,但为研究中国舞蹈,对任何类似舞蹈的东西,应一律看待。

当我们访问中国少数民族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舞蹈的宝库。新疆是最丰富的,但是在形式上与其说近于中国不如说更近乎俄罗斯和印度。

西康藏族的土风舞,特别是巴安的,看起来非常动人。有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他们的歌舞和日本人的相像得出奇,因此竟使两方面惊奇得不由自主地大叫:“这简直像我们的歌和舞呀!”虽然日本和西藏并没有历史的关系。这就可以简捷地推断西康藏族的土风舞和大和民族的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而且从唐朝以后始终没有变动的遗留下来。我们也能够记忆日本和西藏的文化是完完全全受了汉族的影响,特别在唐朝的时候。

除了西康的土风舞,东西更远一点可以发现拉萨的踢踏舞。拉萨也是宗教

面具舞(跳神)的老家,这种舞表演起来非常激烈而且是太简单的。

四川西北部的羌民和广西的瑶民,始终保存着他们在疾病婚丧时候举行的原始舞蹈,这原始舞蹈和一切原始艺术一样,是研究者的伟大的灵感。

嘉戎也是四川西北的小民族,他们有土风舞,这很可能像保保一样是从藏族那儿学来的。羌民则从嘉戎那儿学习。

三年来中国舞蹈艺术社为创作中国舞剧作过一番努力,故事内容是中国的,表演的是中国人,但不能说那是真正的中国舞剧。我们用了外国的技巧和步法来传达故事,好像用外国话讲中国故事,这是观众显然明白的,可以说过去三年的工作是建立舞蹈成为一种独立艺术的第一步,不过就创造“中国舞”而论,那是一个错误的方向。

因为缺乏中国舞蹈习惯的知识,而采取了那个步骤,我回到祖国来的目的是学习现存的中国舞蹈,到现在为止,学习的机会非常之少。因为汉族缺乏舞蹈,所以我注意到边疆的民族。

舞蹈的历史,开始先有原始舞发展为土风舞。以后进展到美化的舞蹈,如果我们发展中国舞蹈,第一步需要收集国内各民族的舞蹈素材,然后广泛地综合起来加以发展。

为建立中国舞蹈成为独立的剧场艺术的坚定的第一步,现在大家可以有机会来证明了。这次节目里面包含大部分少数民族舞蹈,这些舞蹈介绍到舞台上本来太简单,为了编制形式上的考虑,多多少少有些是经过改变了的。有几个节目照原本演出,有些是根据直接或间接的素材加以发展改编的。

因为经济的限制,舞蹈研究者不可能有充分的时间到处旅行,以探索各种舞蹈素材的来源,作为一个通盘的研究。将来希望能够给予一些对于舞蹈工作有兴趣的人以可能的便利,对中国一切舞蹈作一次完整的学习,以这些材料,为舞台建立起新的中国现代舞。同时还得展开土风舞运动,要每个人为娱乐自己而舞,从日常生活的烦恼里得到解放。

彭松先生 2004 年 8 月 7 日对“边疆音乐舞蹈活动”的说明:

舞蹈家戴爱莲于 1940 年从英伦回到祖国,开始了她寻找中国舞蹈之根的夙